

最美教师林占熺

□钟兆云



防风固沙、治理黄河的奇迹。2017年，罗宗志硕士一毕业就主动请缨，加入阿拉善菌草生态治理团队，一同喝风咽沙。

林占熺年年都来，一年数次，每次都与他们同甘共苦，他就是普通一兵。那天，他们在“建党百年，菌草献礼”图案前照亮相，刚被授予“全国优秀共产党员”称号的林占熺忽有感触，“第二个‘一百年’，菌草更要有大礼！那时我不在了，只要你们烧炷香给我，我一定能分享到你们成绩单的喜悦。毛主席当年写咏梅诗，‘待到山花烂漫时，她在丛中笑’，我就来个‘待到菌草烂漫时，我在丛中笑’吧。”

罗宗志明白，正是为了这“两个一百年”燃烧菌草之梦，林占熺这些年老当益壮，每天奔跑不止。

在阿拉善基地坚守5年后，罗宗志热情未减，告诉我，自从投身到菌草事业以来，不时便会有有一种沉浸式的感受，感到自己与林老师、与菌草业同喜同悲，并愿意承受今后一切的起伏伏。

同此感情的，还有援外回来、担任菌草中心办公室主任的罗海凌。在他心目中，林占熺是国家菌草中心不可替代的大旗，自己必然要做个称职的护旗手，只是有一天林老师走不动了，他们这些人如何接过大旗继续“风展红旗如画”？

“那时，你们都成长起来了，菌草事业后继有人！”林占熺是个乐天派，对“百年大计”深信不疑，辞微旨远。

他说的“你们”，在鄂凡听来，也包括自己。来自山西太原的鄂凡，2020年12月从厦门大学英语笔译专业研究生毕业时，了解到菌草技术和林占熺及其团队的故事后，深感这就是自己寻找的工作和人生的意义。她在菌草中心、在林占熺父女身上，很快就找到了家的感觉。“菌草之父”永远以一双深情的眼睛望向大众，让鄂凡心中的敬仰与日俱增。林老师不管站在哪里，都可以用无尽的真情感吸引每一个人的目光，她在由衷

顶、订制衣柜、整体厨柜、实木地板，墙上挂着红红的中国结，看着比我家的房子漂亮多了。云娥姐说：“进城买房是为了孙子更好读书。”

记得10年前，我家入住的城南梅林大道是靖州城新开发的街区，街道宽阔笔直，街两旁是清一色的杨梅树，区分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的绿化带更有绿植造型高低错落，景色宜人。我家所在的小区自然也是新开发的楼盘，规划合理，入住的都是本城的工薪阶层。徜徉在城南片区，楼新街靓、车水马龙，夜晚更是霓虹闪烁、灯火辉煌。

曾几何时，城市重心西移，城西的永平大道和再思大道成了更加现代时尚的街区。文化馆、图书馆、展览馆、体育馆等城市文化体育场馆的崛起开放，更增加了城西的虹吸效应。不少原本在城东、城北居住的城市工薪族都忙着住房升级换代，跑城西买房去了。

前日，朋友莲又邀我赴乔迁喜宴。她家原本在城东玉麟庵街有双门面三层的自建房，如今条件更好，嫌住房邻着生鲜大市场，人声喧哗，不利于居家养生，果断入手了城西再思路的一个小高层电梯楼小区的八楼三居室。莲在玉麟庵街的自建房出租十分抢手，每年几十万元的租金轻松入账，成了妥妥的包租婆。她家的新居紧邻4A级景区飞山，天天发视频发抖音，在朋友圈晒早晚去飞山景区散步锻炼，空气清新，风景怡人，令人羡慕。

莲说：“你也赶快行动啊！再思公园旁的那个新楼盘，全是七层的电梯房，近200套房源，据说还没建成就订购完了，你赶快去看看还抢得到一套不。”我问：“房价多少啊？”莲说：“房价可不低哦，均价6100多。”我哑舌，“县城的房价比市里的房价还高啊，有这么紧俏吗？”莲说：“该楼盘房源除了地段好，方便退休族去飞山景区健身休闲，最吸引人的是理念先进，着眼于工薪族退休养老，针对老年人不喜高层电梯、又爬不了楼梯的情况，所以专门设计的七层电梯洋房，小区绿化好，生活服务设施齐全。”“哦！看来，只要房源好，不愁没人买。”莲说：“是的，其实大家口袋里不差钱。抓紧啊！我等着庆祝你家的乔迁之喜。”

亲友的乔迁之喜让我心动。周末，姊妹小聚，聊起将来退休养老的话题，我说最想买个前后带花园的电梯洋房，小区物业有人管，自己闲时可栽花种草，看看书写写字，早晚可以到公园溜达健身。弟弟说：“现在不是时兴抱团养老吗？我们乡下老屋离城里不到半小时车程，回去将老家扒了建一幢洋房，一家一层，姊妹在一起养老多好。”大家听了都眼前一亮，“是的哦！全面脱贫之后，国家又实施乡村振兴。如今乡下用水、用电、交通、网络早已解决，环境卫生极大改善，风景好，空气好，最适合养老！”

姊妹们的话，让我若有所思，云娥姐一家奋斗进城了，我们在城里住了几十年却想着乔迁回乡下养老去了。人世间的事真是往复循环，周而复始。

不停……截至2021年，全国各地种植菌草累计300多万亩，产值已超300亿元。

2022年春天，我的几场采访结束不久，他们不少人又上路了，分赴全国各地、世界各国各司其职，有的一去数月、半年，有的甚至两年。但他们无怨无悔，归去来兮间，可不是子曰诗云的“渡水复渡水，看花还看花”，各地的菌草之花情况大不一样，“生生无限意，惊鸿照影来”。

四

“与他在一起，每天都充满了生命的力量，岂能轻掷岁月！”

“他每天都在忙碌，带给我们奇迹和感动，让菌草之路越来越烂漫和辽阔！”

“致敬他带领整个菌草团队为世界增添一抹不一样且有魔力的草色，中国草的颜色最美！”

在创作《奔跑的“中国草”》一书中，我收集到了不少赞语，菌草中心最年轻的“草民”鄂凡还特别发来一段感言：“林教授在我眼里是有信仰的人，他信仰的就是中国共产党。去年建党百年，他早早就开始倒计时，每天都计数着还有多少天是党的百岁生日，策划着献礼项目。今年党的二十大召开，他也是心心念念想着拿出什么成果。他常说菌草技术只有在中国才能产生，在共产党的带领下才能蓬勃发展。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，和林教授共事的每一天都是生动的思政课。用自己的事迹现身说法，用他的灵魂撼动了我的灵魂。”

“用他的灵魂撼动了我的灵魂”——跟过林占熺的菌草队员，都认同新人鄂凡这个最新说法！巴新项目组组长、党小组书记林应兴就给了我这么一个回应。

林应兴1998年底援助巴新，其后几年转援卢旺达，2016年再回巴新。2019年8月中国对巴新菌草、旱稻技术援助项目正式启动，他第四次率队赴巴新执行任务。我不时在这位同龄人的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他在菌草、旱稻地里奔跑的身影，“福建省援外工作先进个人”等荣誉于他诚然名副其实。

器物之妙，总归是要落实于心的。也正因为有此心——一颗敏感且最能听真善美召唤的心，让林应兴跟随林占熺“马拉松”式长跑，大学毕业至今种草已有27个年头，他对此又有何感想呢？

“选对了路，跟对了人，做对了事，得到了认可，实现了自我，无悔自己的人生，有愧的是……”电话里他忽地有点哽咽。

我停止发问，我能够想象他要说什么。

“主要是亏欠家人……”

我知道，关于援外期间的艰苦与寂寞、个人的得与失，每个援外大都有同质性。任务重、人员少、风险高，队员待遇和休假问题，疫情肆虐、新冠感染，社会治安恶化……在多重不利因素影响、极其艰难的环境下，林应兴要带领团队高标准地完成两国领导人高度关注的项目，并树立标杆，实施的难度和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。是故，曾驻巴新大使馆经济参赞的房志民感动之

中，赋诗相赠菌草团队：“前辈创伟业，接班有群伦。”“万众齐努力，全球《山海情》！”

我问他们何以能如此，他淡淡一笑，“这也是多年来林占熺老师的奉献、牺牲和大爱精神在感染着我们！”他比我还清楚林占熺三十多年如一日，为菌草之梦牺牲了六弟、自己几次遇险并摔断两根肋骨、苦了一家四代之事。

“长大后我就成了你！”在许多人人眼里，他确实又是一个“林老师”呢！

我不禁又想到了鄂凡此前通过比较而悟出的幸福、理想和信仰。他们都是林占熺带出的有信仰之人，是能满怀理想、一路通过“幸福草”给世界送幸福之人。

五

“你忘记了共产主义理想吗？”时至今日，林占熺还这样问自己，也问菌草团队的党员们。

理想永远离不开实实在在的行动。信念的衰退乃至崩塌，不是因为迷路、梦想火星熄灭，就是因为沦为行动的矮子。林占熺在行动，逐梦的脚步至今铿锵有力，每一步都焕发着惊人的力量。

日复一日，终年尘土满征衣，他挺直的背似乎弯了些，又弯了些，却依旧是向涛头而立的弄潮儿，和一株株四荒八极无所不达的菌草，不屈不挠地构成了这个时代的中国脊梁。

以前怀揣菌草之梦，人们尽笑他白日做梦，他答：“梦里啥都有。”如今梦想成真，却仍说菌草之路“行百里者半九十”，人们不解何以志坚行苦，答曰：“脚下啥都有。”感今思昔，世上有了越来越多的志同道合者，和他一起逐梦在路上。

我像许多人都那样忍不住问他：“林老师您都80岁了，还到处东奔西跑，就不累吗？”

得到的回答是：“忘记年龄，事业总年轻。”

我不由得想到林家父女曾有一次冲突。林冬梅看到父亲七旬过后仍不停奔走、宵衣旰食，且屡教不改，一次少生地生气了，“您再这样下去我就不干了，我回国干活，为的就是让您轻松些，可您这样不爱护自己，还得寸进尺、变本加厉，恕我只能不奉陪！”面对女儿的威胁，父亲也重重地撂下话来：“你不干我照样干，你随时都可以办移交走人！”慌得女儿泪水涟涟，此后只能乖乖就范，偶尔也和国际人士开玩笑，“林占熺教授有爱，有境界，生活有意义，这一辈子太有价值了，很不幸他是我爹，摊上这样的爹，苦了我们一家人！”

不久前，大学毕业后跟着大伯林占熺在国内外种草的林良辉，拍了一张林老师在黄河边拄杆行走的照片发给我。路看上去有点泥泞，人远望有点孤独。这个老人用菌草技术扶了大半个地球的贫，这些年走过的路那条不难，哪条不孤寂？而让人感觉艰难的路却往往是真正的捷径，因为它直抵人心。让我产生无尽联想的还有：跟在这个老人身后，再扬鞭奋蹄紧追慢赶，怕也是如我这般，只能远远地望见一个背影呢。

人生什么最美？一个人能走多远，人生道路能走多宽广？林占熺告诉了我们。

小区湖畔

□谢新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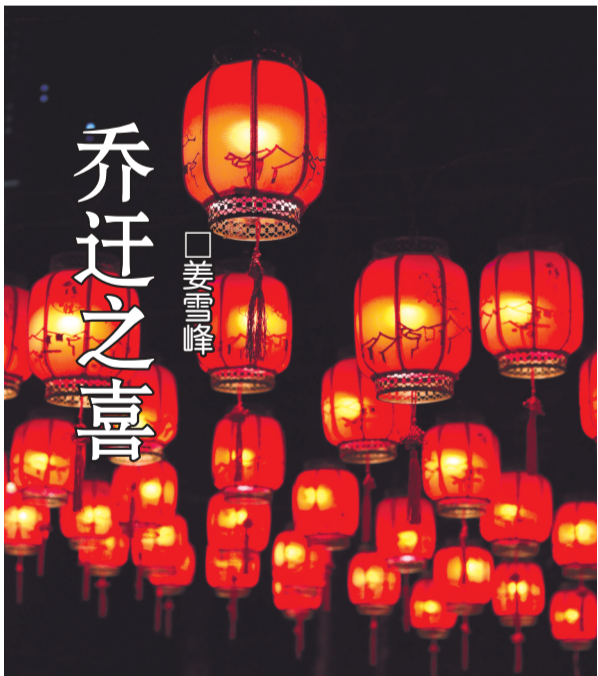
来回地走，所以如此，最主要的是可以边走边听手机里的新闻。这似乎成为我们这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当然，这期间也能够听到我或者其他晨运人手机里的歌曲——红歌、民歌、早前的流行曲，以及这段的中老年人，或男或女。中心花园这端一大早便有了十几人在打太极拳，或者舞太极剑，或做着自编的早操，伸胳膊压腿、蹦蹦跳跳。而到了傍晚华灯初上，围着凉亭的彩灯悄然点亮，除了晚饭后散步、遛狗的行人，更有跳广场舞的大妈、练习滑轮的孩童、坐在暗影的榕树下谈情说爱的年轻人，人群越发 dense，好不热闹。

这时，沿湖的那条石板小路，尽管进入湖区的铁门已被保安关闭，路灯却依然亮着，蜿蜒曲折。昏黄的灯光倒映湖中，绰绰约约，幽幽静静。假如有一阵晚风掠过，那隐约的倒影便悠悠地随着水波荡漾开去。

北端的亲水平台，相对于南端中心花园这边就要显得清静。早间，只有那么十几位零落常客，身披晨光，要么趁着山间新鲜的空气站桩练功，吸纳天地精华；要么举着手机四下张望选景，对焦湖水、别墅倒影、沿湖的竹林，和远处的蓝天白云、崇山峻岭，拍个不停。还有的边拍视频，边做着直播解说……而我，却是最爱沿着湖畔石板小路

乔迁之喜

□姜雪峰



近日连赴两个乔迁喜宴，颇为触动。先是明生哥打电话来说，云娥进新屋，喊我们一起去吃酒（贺喜）。我没等他说完就忙着问：“是在小段那个山村吗？来去一趟80多公里路，我怕是没空去哟！”明生哥说：“没有，她家的新房就在城里永平路我家斜对面一个新开发的小区。”我好些年没有见到云娥表姐了，想不到她和瓦匠姐夫竟然也在城里买房了。

云娥表姐从小没了娘，十七八岁的时候，自己看上了一个来寨子里挑活的年轻捡瓦匠，不顾舅舅和家人们反对，就跟着捡瓦匠去了大山里一个叫小段的小山村过日子。嫁妆还是后来她生了孩子以后，我娘和我姨给她补置的，家里亲人都担心她这一辈子要在山里过苦日子了。云娥姐先后生了一男一女，瓦匠姐夫待她倒是不错。转眼孩子长大了，女孩子抢手，早早就出嫁；男孩子外出打工挣钱，该成家的年纪就自由恋爱领回一个贵州姑娘结了婚，养下一个儿子，一家人日子过得波澜不惊。

前几年听说近年近百的瓦匠姐夫得了什么怪病下不了床，住院治疗花了不少钱，又在家休养了几个月才好。我问明生哥：“听说瓦匠姐夫生过一场大病，花费不少，还有钱在城里买房？”明生哥说：“没花费多少钱，大部分都由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报销了。之前云娥、瓦匠和崽都在外面打工挣钱，家里还有好大一片杉杉山，卖山又得了好几十万。”

趁吃酒席的机会，去看了云娥姐家的新房，130多平方米、三室两厅，装修得挺时尚的，大理石电视墙、复式吊